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八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約旨十九卷附孟子考略一卷

〔清〕任啓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一

翼藝典略十卷

〔清〕蕭正發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三一五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一）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五五一

四書約旨十九卷附孟子考

略一卷

〔清〕任啓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約旨
十九卷》提要

四書約旨序

漢人以論語孟子並列諸經大學中庸合諸戴
記論語何晏註之孟子趙岐註之戴記鄭元註
之與易書詩儀禮周禮孝經爾雅春秋三傳並
稱十三經者是也嗣有析學庸孝經爲小經者
其傳不著自宋仁宗書學庸賜新第王拱辰等
於是講說滋益多至朱子章句集註成明代立
之學宮以取士別名四子書始與五經分軌矣
永樂時輯朱子後儒語附之名曰大全嗣是家
存淺達各一家言而說約略撮其要便舉業家
又屢經竄易語益俚雜其於道真有如朱子所
歎晦盲否塞反覆沉痾者尹漢郭曰一部高頭
說約一本舉業時文斷送一生痛哉予謂讀書
必求之心驗之身奉孔曾思孟爲吾師而身侍
其側每讀一言若面受訓自問吾心喻乎未也
當斯時也雖朱註有不暇觀思之不得乃讀朱

四書約旨序

一

註若退而私於孔曾思孟之高第弟子者幸有合焉竊自幸也其無當焉憬然慚也有時自矜創獲幾欲與朱子並存已復悔其心之粗氣之驕再就本文熟之復之然後知朱子之於四子深矣微有嫌者聖人之言微而顯簡而該語上而愚夫與知語下而聖神莫能外朱子之註懼其漏務括其全恐其偏必要於正聖人無心朱子有意耳然化豈可爲哉則以朱子之篤實輝

四書約旨

序

二

光發聖人之蘊其亦足矣間有朱子所未檢拾其遺補其闕亦可也吾徒用心未逮朱子之萬一而以易心訕侮之附會之詎有當乎況上而窺孔曾思孟之意旨哉閒嘗瞑坐令及門徧誦諸說默而受之或使再誦必前乎朱子及朱子諍友如呂陸者也新奇可喜思之輒破敗者必明季以後詆訾朱子者也不逆於耳亦無怵於心甚或昏然欲卧者則皆依附朱子自命醇儒

者也以此決之時代氏名十得七八焉蓋官必肖其人故也余年五十門人許杏陸體元求說學庸大旨手草授又五六年門人馮頤劉輔嗣問論語諸說是非略舉示之又五六年家主政香山屬爲其子奎書雲書說孟子義復書授之予原無意成書聊各塞其意而已後諸門人尹曾及族孫應師應儀等合之并入論文評語體不一然於四書亦略具矣嗟夫古人言學與年

四書約旨

序

五

進又曰不殖將落予少雖有志今七十有一矣進猶未也落其不免乎二三子可畏姑以僕爲先路之道可也倘曰是有勝於時俗之爲講義者則予固望孔曾思孟之門牆而不得入逐朱子之後塵而不能及者也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奚其敢奚其敢乾隆歲次庚申荆溪學人任啟運書

四書約言

荆溪任啓運鈞著

大學

明新

學庸總論○大學是橫說由明而新一步謂一步中庸是豎說

自入合天一層高一層○大學所說只是中庸誠之者人之

道而明新兩傳一日天之明命便直探其原一日其命維新

便極盡其效則言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矣中庸所說只是

大學明明德而君子好合二節凡為天下國家四節却并新

民內齊治平細條目都對出來○曾子篤實故大學說行處

較多○如格致知之日二誠正修行之目三子思教悟故

末章言修己治人之要總歸於忠信也

四書約言

大學

中庸說知處較多○如學問思辨知之日四行行之目

大學全旨○大學十傳固是釋經然有補經處最為吃緊○天

之明命四字選出明德根原慎獨二字指出誠意關要忠信

二字掣出明新綱宗皆聖經所未及子思一部中庸又是此

數字註腳○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是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恕格致便是辨

此好惡之理誠正便是清此好惡之濁治平便是滿此好惡

之量想曾子於此忠恕二字直是見得明微得微○忠恕是

統體工夫慎獨是關隆去處即此四字曾子大有功後學

聖經章○章分兩段自前二節是提其綱物有本末節緒之古

之二節是列其目自天子二節結之○不特明新是綱領即

知得亦是綱領○明新以人已對言是橫說知得以始終對

言是豎說明新是經知得是緯

大學節○止至善節在明新中何以另作一綱領蓋天下事必

須立定一個綱宗纔有進步譬如射有之有的一般若說我

姑且做起來慢慢的去必定終身是個半上不落下的入故

止於至善事雖在終止於至善的志却在始下節註云所

以下節即從知止說起○先明德而後新民明新皆欲止至

善何以板板下三個在字起手只見得明德不見得新民一

網便狹只見得明新不見得止至善一網便卑○人之所得

四書約言

大學

于天第一個便是仁字仁字分量便是箇天蓋地的故新民

也只在明明德分量中所以下面不說平天下說成明明德

於天下

知止節○定靜安慮都有淺深生熟多少境界在內知得一分

則定靜安慮便有一分得處也便有一分知得十分則定靜

安慮便有十分得處也便有十分不是知止完了纔能定靜

安慮定靜安慮完了纔能得也知止從格致來能得自誠意

至平天下六條都在內○知止是不時能處是當下有一個

小階級在

物有節○知止先能得後上節已明明德先新民後却未補出

故此并結之而下便從明明德於六下一路逆推轉去。此只見個大局尚未必中間無小小差錯故只說近道下面條目乃是細細詳言之

古之節○此節於齊家戒對首章下節註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二句是釋此看言修身齊家不見

物格節○此節於知至戒對第二節看註中物格知至則知所止意識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二句是釋此看言物格知至

見致是逐步推開去至是已到盡頭起手時無從至終然貫通時亦不但致也○上說致知在格物在字只是一個除却格物別無致知與其餘七條目各有實事不同此又說而肩

四書約旨 大學

知至若另一級者格物時未便知至必到物無不格然後知至這個而后在零碎融會上分來○而后意誠這個而后最難此是人禽關隘去處打破這關最難下面而后雖各有實事各有工夫到底一步易似一步

自天子節○人都說自天子以至庶人自治之本則一其末不同庶人只有齊家的事愚謂非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庶人然堯舜對民的本便便在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孔子處春秋孟子闢楊墨其一治直配堯舜禹湯武周如何說庶人無不治之事後世無大聖大賢只坐此處看錯

其本節○上節既正結之此又反結之其所厚者云云正見身之不修家且不能齊何況國與天下有後其家不可教句可見不可以家與身平說○薄是一家不得其所厚是國天下各得其所不單是情誼之厚薄

傳首章○皆字極重正是從古聖聖相傳都是這個要緊抗聲

讀之真使懦夫有立志○聖經只說明德傳者却引天之明命四字直指明德根源使人雖然敬畏吾心之理受之於天不特棄天殺天為罪甚大即於此分量有分毫不違便是獲罪於天不特已德不明為罪甚大即於天下之民有一人不新亦是獲罪於天故聖經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四書約旨 大學

下章言新民必先言自新自新新民到極處便和天命未新故下章言其命維新也不見得這個根原即講明德新民纔是歸根不除那得止於至善

傳二章○本章雖是釋新民然新民必自明明德來故仍以自新喚起未有明德不止至善而新民能止至善者亦未有明德止至善而新民不用工夫達可自然止至善者故末節竟用雙結

湯之盤銘○第一句讀斷其新處是徹底改換一番下二句連讀其新處只是一路繼續去○如何是日日新譬之於浴今日洗明日又洗是也如何是又日新譬之於浴今日之水明

日不可再浴也如剝筭簪制了一層又有一層如行遠達進
了一步又有一步也若說我已新矣即此便是自足即此便
是自盡那能止於至善○在初學則難在苟日新在聖賢却
難在日日新又日新顏淵三月不違到三月外未必無一閒
處

康誥節○作字妙甚天下之人孰不有此衆善之性則孰不有
向善之機只因沒有人鼓舞縱有發現時亦仍類情去了故
勸所云勞之來之五句便是作法

詩曰節○文王之新命固是將有天下但我輩看書不要犯此
三字便當做皇帝說我必不敢與聞也我之明德受之於天

四書約言

大學

五

衆人之明德亦受之於天而天之生斯民便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則明德新民總是天命中事譬如人家我是
長子父母把家中珍重交付我弟妹托付我我竟把珍重都
亡了弟妹都凍餓壞了父母豈有不怒的理我今能明明德
就如珍重件件不亡我能新民就如弟妹人人得所父母豈
有不歡喜的理故此新命便是至尊便是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人人可做的至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三代以上
君師之統合一到孔孟而君師之統遂分孔子學不厭便是
孔子的日新又新諸人不倦便是孔子的作新民下學上達
知我其是便是孔子的新命吾儕看透此理曉起骨骨做去

這部太學方不只作一場開話說過

是故節○次康誥自新必至於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
至於新命然後新民之事盡此二語殊未安謂新民以自新
爲本則可謂自新以新民爲極則不可且新命如何單屬民
一邊說看上節註以及二字此節註皆欲二字合看分看俱
極分明蓋分看則明德有明德的至善新民有新民的至善
其功不可混合看則新民的至善必從明德的至善來其理
有相及也

傳三章○首三節統釋止至善是一頭後二節分釋明新止至
善是兩脚

四書約言

大學

六

邦畿節○是釋至善邦畿便當至善說不必添補
緝善節○是釋知止人不能知則不能得不待言矣○明時不
重只重孔子語知字○於止二字即指黃鳥之止於丘隅
穆穆節○是釋能得舉文王以爲能得樣子既已能得則其能
知又不待言矣○穆穆二字是懸空摹擬一文王緝熙敬止
方是指其實○熙卽是明明德工夫緝熙是明之不已卽所
謂日新又新也敬字是統體微內微外微上微下的故曰無
不敬止字是散殊就事物各當其理說如下文所云是
也本章釋止至善說下只承止字言之朱子緝熙是工夫敬
止是功效收煞處二語確不可分○君字既與臣字對則仁

字亦只當屬待臣上軌下與國人交乃是說待民也今人把仁字屬民故與國人交不得不說向鄰國去然本文只說與國人交不說與鄰國。或問君民可言交乎易言天地交而萬物通君民何不可言交之有

賡彼飾○赫喧便是君子之有斐詩人從其外著之羨想其內蘊之深從其德容之盛想其工夫之密連下兩個如字兩個今字有多少想像不出形容不盡光景此便是終不可離處○上明新兩傳只說得一個大槩故此處學修惇儀威儀及親賢樂利都說得極詳密○傳者是借詩言指出學修切實樣子不是去替詩作解註也人都誤會○註中講習討論四

兩書約言 大學

七

字二層進一層講是大槩講詳習則反覆玩索之矣討是細細搜尋於信中尋出疑處來論是反覆辨論必求一至當無疑矣其辨是非大界處如以其搜求細密處如應省察克治四字亦一層進一層克勝也是去惡有力處治則去之淨盡矣其去之有力處如琢其去之淨盡處如磨言克治必先以省察者恭一念之動乃善惡之機必於此省之明察之精方好下手後誠意章傳註審其幾正心修身傳註兩察字皆此意也○嚴密武毅四字亦有層次益自修則既去惡而為善矣然於此纔有一點懈怠則私欲便得而乘其瑕故必如大將立營刁斗森嚴使敵人望風知畏也纔有一點疎忽則私

欲尙得而乘其隙故必如金隄之固并無蟻穴之漏也如此而又武道德之重實能勝之而又毅終身之久實能持之付子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正是此嚴密武毅四字也○宜是誠則形著是形則著盛太是著則明但盛字是監說大字是橫說大字較盛字更顯管之於火盛是火焰高大則燎原不可遏遏矣○註云惇儀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似是現成的語類要今則令則誠敬存乎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光輝者見於外亦未為至善又似有工夫者其說何如予曰工夫用力都在學修二字上然從古無放心的聖賢旁人看他越從容他心上越惕厲看孔子

兩書約言 大學

八

自謂耳順從心又謂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工夫越深誠敬越至光輝越盛道他如何費力不得道他一任自然不得○惇慤是德威儀是容合之總是德故下言盛德○善在事理德在吾心德者用學修之功以至於能得也德盛則止於至善矣

於戲節○上親賢樂利四字讀斷見得君子之賢猶是前王之賢親猶是前王之親則不意已述○君子註中明兼後賢後王或以賢屬後賢親屬後王非也祖功宗德繼志述事後王之賢何嘗不是前王的遺規入孝出弟與仁與讓後賢之親何嘗不是前王的遺教○親賢屬教樂利屬養君子未嘗

無養小人未嘗無敬只大槩

耳

傳四章○略論是無本的新民

論是有本的新民其所以

使之虛即明明德也○以使字與聽字對看以無訟與訟字對看便明○本文絕無明德字而何以使之已雖然言下此則知本知字正於顯然處來

傳五章○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這個物理從天命來有一處見

不到則做來便有虧闕處○格物致知不單是辨別善惡其言知爲善以去惡只從誠意接頭處說耳其實必於事理幾微過不及處皆知之而後心可得而正身可得而修於內外人情物理無一不周知而後家可得而齊國可得而治天下

四書約言

大學

九

可得而平也○平天下傳註猶物無遠謂信便是這個物字若不曾知得如何能循得○大學齊治平只說到親親仁民於治物之事尚未有及然其理未嘗不該聖人宰牛絡馬其可宰而宰之因其可絡而絡之所以牛馬亦爲人用試看一部周禮於一禽一獸一草一木何一物不知之至明處之至當不然於天下人情物理一槩情憤將愛之適以害之求安之適以擾之矣天下如何得平故物格知至直貫到天下平不單爲誠意一節也○物格知至是知之專誠意以下是行之專朱子曰知至是夢覺醒誠意是人鬼關此處過一重關故致知不與誠意合傳下誠意過二重關故誠意不與正

心合傳過此兩關便如渡海已入關中王矣○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而呂說極非之謂良知正以不待致爲良知知正以

不待待其良爲致合之便錯然謂合之亦不錯特陽明所謂致知在格去外物者錯耳試觀朱子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八字何嘗不是良知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十八字何嘗不是致良知但謂由此良知而推之以至於其極則可謂但認此良知不待推展則不可○物欲不可不格去物理不可不格去格去物理便是告子義外之學若不格去物欲則此心且昏昧放逸即日從事於格致豈能有所發明故但言致知在格去外物亦不可謂全錯特陽明所謂格去外物者錯耳

四書約言

大學

十

傳六章○意誠方是君子路上人竟有不誠終不自也會讀書明理未有不爲小人之歸者此朱子所謂誠意爲人鬼關也故章內獨標出小人生

所謂節○誠意大旨只毋自欺也一句已盡恐怕人看得母自欺粗淺故又著如惡惡臭三句以申之見有一處有一點一絲務外爲人即是自欺○自欺不但是知善不爲知惡不去即所爲善矣而其所以爲之者或有爲而爲之是意之所從來者欺而不欺者皆欺也○有從前實是無欺而向後或動於名之既歸或欲於效之可見便把八九分的索性竟做出十分模樣來是臨末一分欺并從前之不欺者皆欺也要知此意

病癢總是狗外爲人一狗外爲人便是苟且而非求自憐矣。○此之謂三字不是現成名目言其所以如此者不是狗外不是爲人這叫做自爲而求憐於心也註只以字易此之謂三字直提之極○獨不是意慎獨二字又是於誠意一條內指出吃緊關頭○註中然字一轉取宜玩○實與不實不是欺與憐憐須做到十分滿足纔是此處尙是動之幾沒處若個憐字○吾欲爲善矣而此意之所從來是爲己是爲人吾必知之吾久爲善矣而今日意之所究竟或是十分皆實或已有一分半分馳逐去吾亦必知之這知處是獨這一點爲人處一分半分馳逐處即是欺若於此不慎必墮入自欺

四書約旨 大學

二

一路去故必察於此而悉去之乃爲毋自欺也憐獨是毋自欺闢頭察檢處若要到自憐必實落做爲善以去惡的工夫不單靠此一檢察也

小人節○小人固是自欺之尤者但對慎獨之君子看則小人是粗的對無忌憚之小人看則此小人又是細的蓋此小人亦會去用此格物致知工夫亦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墜落至此故他見君子時心上著實過意不去故要掩要若若無忌憚之小人何消掩著只他不能謹於平日到此臨時掩著亦復何益真可欺可悲耳○註中但不能字甚微以至此耳其微者一失足墮落深處粉身碎骨每讀

此語使人骨驚○誠於中頂上關若爲不善形於外頂上如見肺肝此字方見分曉○君子慎其獨原是自家做自家的事不是怕人見他因見小人如此愈加上一惕故註中著重以爲字乃或分上慎獨是慎心之獨此慎獨是慎身之獨直是胡講

曾子節○十傳都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如何此處忽入曾子曰三字蓋曾子一世工夫全在慎獨二字得力而一部大學爲君子爲小人亦於此分關故特提師訓使人著眼○小人到得檢著無益時其肺肝直是目共見之手共指之但其指視者在形外睽而其所視所指者原不待此形外時也

四書約旨 大學

三

卽此幽獨之中一念纔發而十目之所視已在此十手之所指已在此矣必如此說所字纔得分明○小人直到形外時纔知敗壞君子於初動時早見分明故此節不是說小人却是從小人說來直頂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說下便了了○出於善卽入於惡其間間不容髮故曰其嚴乎或疑善惡二字平列要兼說君子小人亦非也

當潤節○意有不誠卽知亦無與於我不可謂之德故必意誠而後可以德言然意誠固是德而德却不盡於意誠到得心正身修則德一步進一步身之潤亦一步進一步月異而歲不同所謂晡而晝晝而夜聖人之事中天天皆是而聖必自誠意

始故君子必誠其意也。或謂心廣卽心正體胖卽身修固非而謂心廣只是不狹隘局促尚未是正體胖只是不羞縮營張尚不足修亦非也。○心廣屬德體胖屬身看註故字而字自見謂心廣爲身之潤於內體胖爲身之潤於外兩平看者非。○心廣體胖只從小人厭然一對照便見小人不時只是偷情縱肆故見君子必消沮閑藏君子惟刻刻嚴良寅恭故隨處從容自得註中然也字與上以至此耳一對看亦便明。小人只一不誠便墮落到底君子只一個誠便其妙無窮。○或有以小人二節爲自欺此節爲自慊平列對看則又非也本章原只說君子首節說君子必慎其獨次節說君子重

四書約言

大學

主

以爲戒而必慎其獨直趨到末節何曾把君子小人平對來傳七章。首節是心不正次節是身不修一直說下故末節用正結

所謂節○心之不正不同有放僻邪侈而不正者有昏然放逸而不正者此從知至意誠過來此種不正已不待言故只說有所之病○念慮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有字非病病在所字○有所只是意必固我○聖人之心如明鏡人物未來湛然虛明人物已過仍湛然虛明卽人物至時其應付處爲妍爲媿又適如其分此之謂無所若前有所待後有所留中有所著皆不得其正矣○心不正有深有淺卽正心工

未亦有深有淺若深言之卽此之隘惠之不恭亦是不足虛心不節○與上文直下有所卽不在之說是○觀不見三句亦有精有粗粗處并其物而不見不開精處則不辨是非亦是不見不聞更精之則不能盡其聰明之理亦是不見不聞也看註不曰心不存而曰心有不存不曰無以字其身而曰無以檢其身看一檢字當指辨是非一層說饒氏借粗明精之說亦未確

此謂節○上節是以君子數句是此節正註而繫之上節使文勢一氣滾下卽時文中先發揮後點題也○本章只說心不可不正却不曾說如何正法朱子補一敬字最精敬者戒慎

四書約言

大學

主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無事之時常常如此則能至而不滑既事之後常常如此則能過而不留卽臨事之時亦是可好而好之可惡而惡之而不逐物而移矣○北魏本此節上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二十二字

傳八章○首節身不修猶只是偏次節一語却舉其不修之甚者乃是偏之爲害家不齊意尚在言外故末節用反結

齊其家節○修身有屬所存者非禮勿視云云是有屬所接者好而知其惡云云是也心爲五官之主故視聽屬之上衷親愛五者則身與家人相接矣故屬之此衷○其所親愛原是所當親愛者所字無痕病在辭字○舊說因註有常人字

謂此章不是說正心修身的人只泛指衆人說細玩之亦非是陸稼書云無論氣質用事物欲網蔽的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又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衆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爲一偏數語說得最妙與故字天下鮮矣字神味婉合○偏字一層陷於一偏一層下節偏之爲害一層始時不察不過偶然之蔽也習而不察便陷於一偏矣又久而不察便偏之爲害矣孟子說心之病先蔽次陷次離正與此意吻合

故該節○故字與上直接而中間却有層遞朱子云上面許多

四書約旨

大學

卷

偏病不除必至於此玩必至字可見由偏而陷而爲害正有層遞在

此謂節○上節是則偏之爲害一句是此節正註與上章一偏○此章亦不曾說身如何修法而朱子不補言之何也身之所接未有不根於心者人能常常省察不至於偏則身已修矣○正心之功兼存養省察而存養爲要蓋心未正則中無主必存得這主人翁方能役使羣動故省察亦只是存養的隄防若心既正則中既有主故修身以下只須用省察譬如主人翁在家常常防範則僕隸自不敢放肆走作矣

傳九章○此章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大意已盡若者以下又

反覆申言之詩云以下又反覆咏歎之

所謂治國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是說國不要治只一修齊便了只是所以推而及之國者總不外此成教於家者耳○成教於國有不待我推而人自化者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是也有必待我推而後人化者所謂求諸人非諸人之事也君子既有治國之任則民之不仁不讓我須教導蓋戒之民即與仁與讓我須教導成就之如何說只消齊家便下但要以此教人必先我實能以此自盡我不能自盡則無以化之而民之心不動民之心不動即日日以此教之亦無益也故此章要緊全在自盡上○孝者三句只明家國之一理孝

四書約旨

大學

卷

弟慈屬家不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不屬國人蓋君子有家國人亦有家君子自家以外曰國衆人自家以外亦曰國家裏面尊的是父國裏面尊的是君家裏兄長是長國裏官長亦是長家裏有子孫要慈國裏有衆庶亦要慈其理總是一樣的故行之於此即化之於彼註中此所以三字要玩只說所以能化之故尚未說到化

康誥節○此因上慈者所以使衆而言而孝弟之理已都在內見這個道理都是出於性之自然只人自家忘却這所性之理故自家不能自盡自家不盡故無可推故即書所言保赤指出這個端倪與人看要他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孟子易

牛章要王察識是識其端意要王擴充是推廣意但此節只重要人識其端未到推廣也而推廣之是預透下而后再求諸人非諸人意不甚重

一家節○識其端即知此理之出於天而自家盡其孝弟慈自不容已則其化之所至自足以由家而達於國矣此效亦只是以理言之○凡孝弟慈之藹然相親處都是仁孝弟慈之秩然各得處即是讓貪讓之反○如何令一家仁讓節有修身以教家在內故即引一人定國証之而下便承一人說去

堯舜節○夫此理爲人人之所同則宜民自動於善況上又有

四書約旨

大學

七

以令之如何不從而民乃有令之而不喻者此無他上之人不能自盡其理以化民即推之無可推也○治國平天下皆有所化皆有所推此章從修身以教家說到治國上來故說化一邊重下章從治國說向平天下上去故說推一邊重實互相發也○自孝者所以事君放開直到此處方收到君子身上故不特說相通之理不粘煞君子即說感應之機亦不曾粘煞君子一粘煞君子則說貪戾桀紂都費手矣○註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須看得活蓋本文堯舜只可說一人不可說一家其實上引一人定國原是証一家仁讓則承一人定國即是承一家仁讓也

故治國節○故字緊頂藏身不恕不能喻諸人來與前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句相應不可因註通字說得錯雜無序○前面說家國相通之理正見我無此理便無可通也說立教之本不假強爲正見我無此本便無可教也說家國感應之機正見我無以感便無以應也總歸到藏身之恕上來故此句一拍直上

桃之四節○全要得酥噴淫佚之妙若必註解詩意是如何說我引之又何如說其妙全失矣○三節分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說非是此處宜家人宜兄弟即是修身以教家事不是此下別有個教家也且引曹風全重其儀不貳

四書約旨

大學

八

句因詩言儀字未暢故以其爲父子兄弟尼法明之何嘗重在正四國上

傳十章○此章頭緒似極多只提起三句便若網在綱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一句平天下之要已盡矣然何以有能絜矩者有不能絜矩者其故全係於德之能慎與不能慎故又提出君子先慎乎德一句慎德即所謂明德是既由新民而推本明德矣而其所以能慎德以絜矩不能慎德以絜矩者又有故焉其要全係於心之忠信驕泰故又提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絜矩便是治人之術慎德便是修己之術胡雲峰謂大道即絜矩之道已忘却慎德一層呂

又云但知修己爲明德治人爲新民謂是另起總結收歸前經竟與上文無涉亦忘却本章絜矩慎德兩層大眼目也。○首二節是一頭詩云樂只君子以下說務在與民同好惡慎德以下說而不專其利泰誓以下再說務在與民同好惡生財以下又說而不專其利蓋利者人之所向欲不但他飽食煖衣之欲要財卽他仰事俯育遂其孝弟慈之願也要財我專其利則民不得遂其所欲者多矣故通章發明絜矩皆以此言之舊說以理財用人分截則於本章三言得失而略全加切意都不可曉解矣

平天下節○老老長長○孤是君子修身以教家民與孝與弟

四書約旨

大學

末

不信是成教於國知一國之心無異於家卽知天下之人無異於國此處便藏個矩字在內。○上章說化處多此章說推處多此處相承便見得其化之必有其推之圖與天下一般只言之有序耳。○絜矩二字從來說不分曉或謂矩是心或謂矩是則或說要把個矩去絜或謂絜之而後成其爲矩細看註中亦可見人心之所同便爲矩字生根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便爲絜字伏根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所同二字便是矩推以度物推度二字便是絜蓋上下四旁的人個個要孝弟慈是合上下四旁的人心看來恰是一個方方的我必使上下四旁的人個個遂其孝弟慈是合上下

四旁的人還他一個方方的我以此同然之心度人是絜矩我以此同然之心度人而使之各得分願是絜矩之進道字極重有多少政事在內。○絜矩未嘗不是恕然恕較小絜矩較大故朱子云到這裡節次成了方用得。○註中各得分願分字極精願無涯分有限如同是孝天子以天下養大夫士以祿養庶人只能以力田服賈養耳然各各使他仰足以事父母便是得其分願矣不然無涯之奢願儘多如何得遂所惡節○只發明絜矩二字之義不粘君子身上說合上下前後左右繞成一個方的故必如此言之纔畫出一個矩字來。○單以惡言者以惡爲人所尤切也下節便兼好惡說

四書約旨

大學

平

樂只節○此言能絜矩者起下得字○民愛之如父母只是得衆而得國已在其中

節彼節○此言不能絜矩者起下失字○詩只說師君故補出有國者字○爲天下僂卽是失國而失衆已在其中

殷之節○此結上兩節○未喪師卽得衆喪師卽失衆所以得之失之從能絜矩不能絜矩來得衆卽天心留而得國失衆卽天命去而失國天命卽在於民心也○註中能存此心卽指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這一點兢畏之心承上不謂不慎來起下先慎乎德去

先慎節○先慎乎德應上不可不慎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

這半節本是上三節的結穴，但說到此忽又生出財用一層，見有國者不可專利以拂民之好惡，總注又因財貴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因字最精。○慎德即明德，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格物致知則有以明夫好惡之理，誠意正心則有以清夫好惡之源，格致之傳雖亡而誠意修身齊家傳皆提出好惡字，而此章則舉好惡公私之理而極言之，層次節節不同，而道理却是一串到底。

德者節○德固不單是財之本，而就財用言，則德亦即是財之本，呂氏謂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個明德對新民言，則新民爲末，對聽訟言則聽訟爲末，對財用言則財用爲末，須

四書約言 大學
枯末看又須詳末看其說甚精
外本三節○此三節與後生財有大道三節遙對，見得以財爲務則民散而財亦散。

康誥節○固是因上貨財之得失而結之，然大意只重慎德上，慎德善也不慎德不善也，慎德則能絜矩，不慎德則不能絜矩。○天命與人心只是一個，前說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又推上善不善一層，故曰益切或謂前只說得民心失民心，此說得天命失天命爲益切非也，前獨不去峻命不易乎。○傳之首章二章發二命字，此總是照應結束處，我之明德受於天，新民之貴亦受於天，能新其德以及民，便新命矣，不

能慎德以絜矩，便失天命矣。

楚書二節○此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亦是因引康誥一片滾來，不外本內末則好惡同民，外本內末則好惡拂人，上數節雖無好惡字面，看朱子總注與民同好惡而不導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可見同好惡爲絜矩之實，而不專其利又爲同好惡之實也，林次崖云：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最語甚精。

秦誓節○此節原與康誥三節一片滾來，亦是說好惡公私，但說到媚疾之人妨賢病國，十分可惡，故又生出下節遙說到

用人一邊去，與上方說慎德忽入財用同是一樣神妙，朱子或問云：言好善之利及子孫，不好善之害流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可見本與上文一片到後面忽恍然轉耳。○若有一个臣只指有容的人，秦誓上文原有意味，我思之一包有容其所思媚疾非其所思也，只借來作一反照。○斷斷無技巧，開休休有容，句合文法與論語不違如魯節相似，註中於斷斷去誠一之貌，以貌字與心字作襯，極妙，言泛觀其貌似乎只是一個老成朴實無甚才畧的人，及深窺其心乃知他休休有容，果天下之才皆其才，天下之德皆其德也，斷斷只枯無技巧，休休只枯有容，有俗辭，然他無末固非，但於